

部彙書第三集第五編

喬鉤情眼

上冊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香鉤情眼上冊

法國小仲馬原著

閩縣林紓
侯官王慶通

同譯

第一章

一千八百三十四年五月。清曉之晨。有兩少年把臂。過海果里街。穹門之下。時爲十一句鐘。二人晨餐甫罷。故出閒行。年均二十餘。其一容作淡黃色。其一則髮深黑色。微有髭。而淡黃色之少年。初不留髭。二輔澹白。然甚。斌媚。黑髮之少年。色近深紫。以狀度之。似至健碩。兩肩甚碩。步履雄邁。吸淡巴菰。而黃色之少年。則不御也。紫色之少年。容亦溫藹。如春觀者。測其人。遇物多欣。終日無不懌之色。淡黃之少年。名伯蟬。哀德明。勳爵也。紫色之少年。名多萌。巨

司打二人本同窗之友。聲氣諧協。哀德明育於孀母。生三歲而孤。依母而居。故容止恆似婦人。巨司打少年卽喪其二親。託於戚屬。殆自生自長。飽歷風霜。故筋力適韌而不脆。七歲已入學堂。而哀德明生十五年。其母始令蒞學。巨司打一見哀德明。知爲少孤之兒。旣爲之友。且自任以保護交情。自是日摯。旣卒業。往來無間。日必晤談。蓋巨司打之愛哀德明如父之將子。非但年事多閱。歷深足以護庇之也。哀德明亦聽受其言。似授之以嚴親之權力。一日伯嶰夫人謂巨司打曰。幸耶將護吾兒。自是日起。巨司打自謂受人親之託。職當保護其子。當哀德明顏色凋喪之時。夫人則戚戚引以爲憂。巨司打必曰。無憂。有我在。必不令其有苦。是日行於海。見其且行且語。忽哀德明停趾於菸肆之外。言曰。吾將得一雪茄。

巨司打曰。此物不適用於。哀德明曰。何也。巨司打曰。吃菸不利於肺部。哀德明曰。兄何爲常吸是物。巨司打曰。爾焉及我。我無傷也。且爾吃菸。若母聞之。將不懌。於是哀德明嘿然復行。行及加司德。旣利坊。遂停趾。讓一老翁及一少女。是時已微暄。而老翁尙衣長衣。容專而寂。年可五十至五十五。髮有二色。冠寬簷之冠。執黑漆之杖。衣上寶星燦然。苟無以下所敘述者。則此二少年殊不屬意於此女。此女容色至佳。哀德明瞥然而過。初不了了。而巨司打他顧。並不之見。女年可十六七。初不甚高。衣灰色之裏服。加以青絹之外衣。冠草冠。執碧色之繖。狀至樸素。不以豔動人。哀德明方欲行時。此女忽縮腕於其父之臂。以手拏裳。繞積潦一湫而過。讀吾書者。當知五月之晨。天氣至佳。何由有潦。不知以不雨之故。故沃。

之以水。水經車轆。立成爲沮洳。是時適過車。故濺泥盈路。哀德明瞥見女之雙履。短小而光澤。自脛以上。揣之必瑩。白如石象之脛。股哀德明亦不自知。此等如玉之脛。雪素之轆。見窺於眼中者。僅三分之一。竟使人注目。不能他瞬。哀德明卽謂巨司打曰。汝不見路上之玉人。隨一老翁同行乎。巨司打曰。否。哀德明遙指曰。赴彼間矣。巨司打曰。美乎。哀德明曰。美絕。但以纖足言媚。已不翅吾二人尾。其所之可乎。巨司打曰。何爲。哀德明曰。姑隨之。而行。巨司打曰。汝之所嗜。乃大別。彼姝隨父而行。尾之何爲。哀德明曰。果能屬目。此柔纖之履。亦足醉心而悅目。巨司打曰。彼行至崢爾禮海。則湘裙下矣。汝何從窺之。哀德明曰。疾步繞出其前。則可觀其玉容。並可得其居址。巨司打曰。此爲正事乎。哀德明曰。安知不爲正事。

巨司打曰。爾旣爲樂。吾適無事。何妨從爾。一行。於是兩少年疾步。突過老人之前。老人至矜爾禮海。遂不患來車之觸。卽加眼鏡。出報紙於懷中。且行且讀。直趨王橋一路。女亦下其繖。依老人肩下。而趨。兩少年且行且私議此女。決爲老人之妻。巨司打曰。爾言類風漢。哀德明曰。世固有老夫得其女妻。巨司打曰。此女形容似未嫁夫。哀德明曰。何由知之。巨司打曰。揣彼所服。及其容儀。皆非已嫁者。哀德明曰。勿論嫁夫與否。其美甚殊。可突過其前。迴目視之。女覺。二少年之窺己。則立垂其目。哀德明微語曰。美無度也。巨司打曰。然目巨如星。髮亦秀潤如沐。哀德明曰。汝今不欲從之乎。巨司打曰。我意終不謂然。哀德明曰。吾輩目中得印美人之影。寧云非幸。遂復迴面視之。女之顏色大頰。而老人方注目報中。初不之

覺。巨司打曰。安可頻射以目。令人生厭。哀德明曰。吾意更出。其後。彼不知吾躡踪。其後庶足飽我眼福。於是二人停趾。而女似已知之心計。此二少年必躡己後。蓋女心豫度如是。然尙欲體察二人之果否躡踪。於己後。初非以媚態勾取少年。蓋矜奇衒美之心。女郎之心。往往如是。或女心不爾。然得二少年顛倒如是。女心亦弗至於怫。滋可料也。唯欲知少年有無屬心。於己爲事亦難。旣非防其老父見知。蓋不欲此二少年知己之有無。推測及之。乃凝思移時。徐徐去其手套。遺落於地。僞爲無覺。貿然前行。可數武。而哀德明及巨司打。固已見之以爲天賜之機緣。卽奔拾其手套。而女已若僞覺。哀德明卽奔赴其前。稱曰。密斯所遺之手套。已爲鄙人所。得。請以奉還。女二輔皆絳低語曰。敬謝先生。老人聞其女與路人。

言。卽問曰。何事。女曰。吾父。吾遺。手套。於地。而此。先生。拾而見。還。可。感也。老人亦稍鳴謝。然尙注目於報中。哀德明退。與巨司打同行。巨司打曰。爾心足乎。哀德明曰。歡悅無已。不知有無誤會。似吾今日所爲。殊未取厭於女郎。巨司打曰。此亦恆事。何足齒及。哀德明日。茲事。吾至。恆心。巨司打曰。汝色荒矣。胡不遄歸。哀德明日。吾當更詳其居處。巨司打曰。然則仍隨之乎。哀德明日。美人在前。而孔道坦坦。何爲不隨。巨司打曰。適還手套。今更尾之。不已。頗足動人。驚訝。哀德明日。彼妹何知吾尾隨其後。巨司打曰。不待十分鐘。彼必回眸顧我。茲事。我已深知之。不能遁也。哀德明日。果能如是。吾心更懌。巨司打曰。卽令回波一顧於爾何益。旣不能冒昧臨蒞其家。又不能通書問訊。亦何爲者。哀德明日。果知美人居址。必日至。

其鄰偵伺其行踪。亦不必作書。但逐日相逢。卽足以示吾之情懷。且吾好虛構之愛情。必有一日。彼擇夫而嫁。彼夫必不若其父之方嚴。身爲婦人。自由亦不同於處子。或可結爲膩友。日長飽餐其秀色。當此之時。此老人及女郎。已行近王橋。行人至夥。此女乘機果回頭一顧。見此二少年。尙尾隨其後。哀德明曰。玉人回首矣。巨司打曰。吾固言之矣。哀德明曰。吾決此女必已嫁夫。巨司打曰。嫁此老人乎。哀德明曰。否。彼明明呼父。決爲其女。國中如是妙齡之女。久已結褵矣。何待今日。此二少年沿路猜尋。而哀德明因其一顧。旋生無數波瀾。蓋此子初染色心。迷離無定。頃刻起落。千丈不知所屆。行次。老人及女郎已至拔街。轉入林街。至十八號。遂停其趾。女入門時。復回顧。仍見此兩少年。頻頻注目。心中自念。此兩少

年。今。如。何。者。心。念。僞。落。手。套。誘。此。少。年。良。爲。無。盡。之。過。舉。

第二章

哀德明謂巨司打曰。此十八號。卽玉人家矣。巨司打曰。旣得其里。居於心樂乎。哀德明曰。吾尙有疑。巨司打曰。何疑之云。哀德明曰。吾防非其所居。或訪友尋親。須斯卽去。巨司打曰。是亦可慮。哀德明曰。將以何術探取實際。巨司打曰。胡不問諸鄰居。哀德明曰。問闖者。時爲其所矚。奈何。巨司打曰。卽爲所見。亦未有礙。且彼老人或尙識汝。哀德明曰。決不相識。吾還手套時。老人初不視我。巨司打曰。試入探之。於是二人行近門次。而百葉窗之下。女已伏伺。多時。見此二少年近其門。則大駭。無已。哀德明周視其門。言曰。我自。有法。卽語司闈之婦人曰。姥試告我是中有屋賃人乎。婦人曰。有。

哀德明曰。前耶後耶。婦人曰。空宅在前。哀德明遂詢屋價。且曰。此屋宜我。請姥引而登樓。冀逢女郎。乃不之見。卽從客問婦人。有一老人。同一妙年之女士。亦居是間乎。婦人曰。問諦倭先生乎。哀德明曰。然。其女可十七八名。於姿利獲是乎。婦人曰。否。彼名恩多。婢哀德明曰。憶之。諦倭先生之夫人逝乎。婦人曰。下世二年矣。哀德明以目視巨司打。似自表其能。卽面婦人太息曰。惜哉。此媼婦人曰。先生居第一層樓。耶曾否往訪其人。哀德明曰。未也。特吾意樂與同居。但未知此老人所執何業。婦人曰。先生業醫。哀德明曰。吾以爲輟業矣。婦人曰。彼尙操此業。未輟也。卽謂婦人曰。此屋適宜。吾請以明日奉報。而婦人尙喋喋述樓居之佳。二人答以明日。更至。巨司打出。謂哀德明曰。爾口齒良足。稱外交之能手。哀德明曰。

爾聞婦人之言乎。巨司打曰：否。哀德明曰：爾不聞諦倭先生爲醫生耶。巨司打曰：卽爲醫生如何。哀德明曰：吾已得進身之階緣。巨司打曰：何由得入。哀德明曰：問病耳。巨司打曰：爲何人問。哀德明曰：自問耳。巨司打曰：無病。胡醫。哀德明曰：不可僞言有病耶。巨司打曰：然則爾悉心營此事矣。哀德明曰：力罷。始已。巨司打曰：以吾思無門足入此女。寧靜老人方嚴似非浪蕊浮花之比。哀德明曰：不計後此如何。但心醉其美不能已。已。吾日至其父之家必與女耶晤面。卽彼亦決能悉我來蹤。須知與美人往來其道良足以消遣吾今日方無事。卽爲訪美而來亦何傷乎。素行巨司打曰：聽爾所爲。哀德明行時尙頻頻回顧。此時恩多婢女郎亦尙伏窗下目送此二人。然心中實有所思。思此二人何以問吾閨者。且所問何

言恨不了。了大凡女郎心緒極縝密。必有所窮。究用消此長日。不能草草遽罷也。而哀德明行次。亦謂巨司打曰。吾明日決至訪恩多。婢之父。巨司打曰。爾肆口直呼恩多。婢矣。哀德明曰。彼貌溫而足纖。令人愛不忍釋。吾今知其故矣。凡人有緣一見而愛情立生。如十八世紀小說所言者。真不余欺。巨司打曰。此亦或然。但恨短耳。哀德明曰。何短之云。巨司打曰。此爲目接之愛情。非出本心。必得經時之試驗。與多日之往還。方得實際。不能於匆匆一瞥間。卽署鴛鴦之牒。哀德明曰。但自今日。至於宵中。果乞婚見從。吾決娶之。巨司打曰。倉卒得偶。真屬剏聞。哀德明曰。我意如此。山嶽不移。巨司打曰。更逾二日。汝卽不思。哀德明曰。爾太孟浪。惡測吾心。巨司打曰。汝屢言之矣。吾不汝信。哀德明曰。然吾固有言。然所遇者。

多深於閱歷之婦。人。用情不易。故吾亦不繫吾心。至於今日。則破瓜之年。未嘗爲人所誘。故易爲動。巨司打曰。何從知之。哀德明曰。或且如是。巨司打曰。與婦人相接。無或且二字。哀德明曰。後自知之。吾今日之奇遇。似不能遽去。諸懷雖所遇之女。郎多。或美逾其人。然吾之有感。殊不如今日之隆摯。巨司打曰。吾所愛之膩西爾如何。哀德明曰。膩西爾固可愛。然殊不及恩多。婢。巨司打曰。以爾之年。直得膩西爾爲配。彼疏爽而切直。爾後來果鍾情於恩多。婢。必有二吉。一凶。一爲愛爾。一爲妻爾。一則斷絕其交。此三事必能使爾顛倒。不可自聊。即使其人愛爾。亦決不終以其人。方爲人羈勒。不能自縱。卽云與爾纏綿。爾必不能恆與相見。且其中必生無數波瀾。令人懊喪。爾必追悔。何以污蟻良家之女。郎爲桑中之事。

脫一日。愛盡緣終。謝絕其人。則爾之天良正不可問。即使能爲爾妻。汝亦終必悔所行之冒昧。天下鍾情之人。決不爲下體。汝之所嗜。以其拏裳涉湫。現其玉雪之脰。卽醉心取以爲婦。用情得毋褻乎。果兩俱不成。爾天性拘牽。必引爲終身怏怏之恨。以吾思之。不如棄置勿思之。爲得爾試自思。因其拏裳之故。爲之拾取手套。又探得其里居。此特泡裏之空花。一瞥可了。此外尙復何求。哀德明曰。吾以爲成大事者。咸起自纖微。凡人苟追憶生平。必有莫須有之事。却關其人。終身者。吾年固少。初不多事。且有家資。雖感情之作用。較之理想爲遜。然吾平易近情。不爲苟且。何至有意外之變。心中自念。一身之命運。隨時勢而起。集菀集枯。聽諸造化。且吾不必謂愛此恩多。婢卽爲吾過。蓋吾所喜者。好窮究人之品格。及其

性。情。至。於。後。來。或。成。歡。喜。之。緣。或。成。苦。惱。之。事。咸。所。不。計。巨。司。打。曰。且。勿。談。論。今。茲。方。夏。汝。卽。露。宿。女。郎。窗。下。或。不。至。爲。嚴。風。所。中。成。爲。寒。疾。請。爾。入。夢。果。有。端。緒。可。尋。足。資。吾。爲。助。者。吾。必。極。力。輔。爾。成。此。良。緣。於。是。二。人。引。手。同。至。三。兄。弟。街。而。哀。德。明。之。居。卽。在。是。間。旣。到。門。巨。司。打。與。之。爲。別。哀。德。明。曰。兄。獨。不。臨。貺。吾。家。觀。吾。母。耶。巨。司。打。曰。適。有。事。哀。德。明。曰。何。往。巨。司。打。曰。往。視。膩。西。爾。凡。二。日。不。握。手。矣。哀。德。明。曰。何。時。相。見。巨。司。打。曰。夜。中。當。來。遂。引。手。而。別。

第三章

哀。德。明。旣。歸。登。右。偏。之。樓。級。以。手。按。鈴。侍。者。出。問。哀。德。明。曰。主。母。仍。居。室。中。乎。侍。者。曰。然。哀。德。明。遂。經。一。雅。麗。之。室。入。諸。母。寢。牕。戶。

已開。其下有婦人。臨窗刺繡。爲年可三十九。然視之似尙三十有二也。美麗無度。視哀德明猶姊弟焉。衣盛服。衫爲細絹所製。冠小冠。加之以總。哀德明入覲。伯蟬夫人視之微笑。而一種慈愛之容。匪言所盡。吾書且先敘此母子二人之關係。夫人嫁時年僅十六。至十七卽生哀德明。年甫二十而孀。夫人初愛其夫。但以其職已而由習慣而生愛情。終乃純乎愛情。誓同生死矣。及其夫逝時。痛不欲生。遂立誓弗醮。亦不以居孀自由之權力蕩而失檢。風貌旣美。而求婚者踵接於門。均爲夫人所卻而去。夫以伯蟬夫人天賦之美。而又多情。宜有一人爲霸其靈台。其人卽哀德明也。哀德明生時至怯弱。三歲時夫人伺之。匪微不至。故悉心悉力全注。哀德明之身。故哀德明長養於恩波之內。至於成人。且舍其母外無一。